

# **什么是无产阶级世界观**

# **什么是资产阶级世界观**

安徽人民出版社

**什么是无产阶级世界观  
什么是资产阶级世界观**

\*

安徽人民出版社编辑出版(合肥市金寨路)

安徽省新华书店业营业许可证出字第2号

安徽印刷厂印刷

安徽省新华书店发行

\*

开本：787×1092毫米 1/32 1/16 张 2 $\frac{7}{8}$  字数：66,000

1959年11月第1版 1960年2月第2版

1960年2月合肥第2次印刷

印数 100,001—220,000册

我們全黨現在正在进行反对右傾机会主义的斗争。就思想意識上說來，這場斗争，是无产阶级世界觀和资产阶级世界觀的斗争。

## 目 求

- |                           |                 |
|---------------------------|-----------------|
| 无产阶级世界观和资产阶级世界观的斗争.....   | 陈伯达 (1)         |
| 又红又专的问题是世界观的问题.....       | 胡 绳 (11)        |
| 更高地举起列宁批判主观唯心主义的战斗旗帜..... | 孙定国 (20)        |
| 坚决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世界观.....       | 张春汉 (42)        |
| 坚决批判经验主义和唯我主义.....        | 陆德生 (48)        |
| 新生事物是不可战胜的.....           | 孙定国 (56)        |
| 怎样正确对待工作中的缺点.....         | 赵永川、高光、王昌远 (72) |
| 得和“失”.....                | 陈 明 (78)        |
| 歌颂革命的乐观主义.....            | 沙 英 (83)        |

# 无产阶级世界观和 资产阶级世界观的斗争

陈 伯 达

我們全党現在正在进行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就思想意識上說来，这場斗争，是无产阶级世界观和资产阶级世界观的斗争。

在党的总路綫的旗帜下出現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把我們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設推进到一个新阶段，全国人民都为社会主义事业的伟大胜利而欢欣鼓舞。为什么这时候在我們党内却有少数人打起了反对党的总路綫、反对大跃进、反对人民公社的旗子，站在同党和人民相对立的地位呢？

我們必須从阶级斗争的現象来看待这个問題。

馬克思列宁主义向來告訴我們，无产阶级专政并不是阶级斗争的終結，而是阶级斗争在另一种形式下的繼續。只要资本主义制度在世界上还没有完全灭亡，只要阶级还没有完全消灭，只要资产阶级思想影响还存在，那末，就还会有阶级斗争。资产阶级不但要采取各种办法反抗社会主义革命，而且要采取各种办法破坏社会主义建設。资产阶级反抗社会主义的斗争，不能不影响我們党内的一些不坚定分子。党内有些坚持资产阶级世界觀、頑强地保存资产阶级意識的人，在阶级斗争表現尖銳的某种时机，就往往要从无产阶级政党内部来进行反对党的路綫的活

動。这次右傾機會主義分子的活動，不是別的，正是反映了資產階級對社會主義的反抗。

現在的右傾機會主義分子，有不少是在民主革命中帶著資產階級要求加入黨的。他們實際上是黨內的資產階級革命家，他們从来就不是馬克思主義者，而是馬克思主義的同路人。就是說，他們雖然在組織上已經入党很久，但在思想上還沒有入党。他們雖然在口头上也帶著一些馬克思主義的詞句，但總是同馬克思主義格格不入，在實際上是反馬克思主義的。當然，我們黨內有很多人在參加黨以前，也抱着資產階級的世界觀，而在參加黨的時候，也還帶著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的意識，有的很濃厚，有的少一點。但是其中大多數在革命的鬥爭中，願意接受黨的改造，拋棄了他們原有的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的世界觀，而接受了無產階級的世界觀。右傾機會主義分子就不是這樣，他們一直沒有接受改造，還是用他們的資產階級世界觀來對抗無產階級世界觀。

每個共產黨員，不管他的馬克思主義水平怎樣，加入黨的第一條，就是要接受黨的綱領，包括黨的最高綱領和最低綱領。可是，就作為資產階級革命家的右傾機會主義分子來說，他們有沒有接受黨的綱領呢？由於他們沒有拋棄自己原有的資產階級世界觀，所以，他們就不能接受黨的最高綱領，不能接受無產階級專政的綱領；即使對於黨的最低綱領，也只能接受那些合乎資產階級革命家所需要的部份，而不能全部接受。在實際上，他們有自己的一套從資產階級世界觀出發的資產階級綱領。

右傾機會主義者提出的同黨的建設社會主義總路線相對抗的綱領，說來說去，不外兩條：第一條，反對黨的領導；第二條，反對群眾運動。反對黨的領導，反對黨的政治挂帥，就是否認無產階級的領導，否認革命專政，否認無產階級專政。對於群眾運動，

他們中間有些人在民主革命時期就曾經惶惶失措，經常給群眾運動潑冷水；現在，他們對於社會主義的群眾運動，特別是對於我們的總路線、大躍進和人民公社運動，更加表現惶惶失措，以致不惜進行種種的攻擊和污蔑。反對黨的領導，反對無產階級專政，就不可能實現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反對黨的領導和群眾運動相結合，就不能夠充分發揚人民群眾的社會主義積極性和首創精神，就不能夠高速度地發展我們的社會主義經濟。所以，實質正是這樣：右傾機會主義分子的活動，是在滅亡中的資產階級向我們欣欣向榮的社會主義事業，進行的一種絕望的進攻。

不論在民主革命階段或在社會主義革命階段，馬克思主義者總是把黨的綱領問題集中到根本的一點，即集中到政權的問題，而政權問題就是階級專政的問題。正如毛澤東同志指出的，在民主革命階段，中國共產黨綱領的集中點，是無產階級領導的幾個革命階級的專政；在社會主義革命階段，中國共產黨綱領的集中點，是以人民民主專政為形式的無產階級專政。而我們的民主革命的專政和無產階級革命的專政，都是要通過無產階級政黨即通過共產黨的領導來實現的。這些是中國無產階級的革命綱領。

在我國，1957年資產階級右派向社會主義發動了猖狂的進攻，他們進攻的矛頭集中在黨的領導上。國際間的現代修正主義者也說什麼“無產階級專政制度是‘無黨制度’”。他們的目的都是要取消無產階級政黨的領導，從而取消無產階級專政，取消社會主義事業。右傾機會主義者在反對黨的領導這一點上同資產階級右派和現代修正主義者是一樣的。

右傾機會主義者說，他們並不是不要無產階級專政、不要社會主義，他們只是不喜歡加強黨的領導而已。但是，每一個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者都知道：各種政黨是各種不同階級利益的集中

代表者。任何阶级都是要通过自己的政党和领袖实行自己阶级的专政，无产阶级也是这样。列宁老早就驳斥过那种所谓“是党专政，还是阶级专政？是领袖专政，还是群众专政”的荒谬提法。在我国民主革命时期，我们党就一直认为，国民党的“以党治国，一党专政”，是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专政，是一小撮极端反动的剥削阶级对于全体人民的专政。我们党从来把推翻国民党的“以党治国，一党专政”，同推翻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专政，当做一件事，而不是当做两件事。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者认为我们的革命，就是要推翻国民党的反动统治，推翻国民党的“一党专政”，就是要代之以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民主专政，代之以无产阶级专政，这就是全体人民，我国绝大多数人，在无产阶级领导下对于少数剥削者，对于极少数人的专政。这种革命专政，必须通过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即通过共产党的领导来实现。不通过共产党的领导，就不可能有真正的胜利的无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专政不是别的，就是共产党担负国家的领导权。我们怎么能够把党的领导同阶级的专政分开呢？没有共产党的领导，没有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民主专政，无产阶级专政，我国人民怎样能够推翻国民党的一党专政，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统治，而把民主革命进行到底呢？又怎样能够再进一步地推翻资本主义制度，而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呢？又怎样能够建设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新中国，领导人民创造幸福生活，开辟将来共产主义的新天地呢？否認共产党对于革命和革命专政的领导，也就是否認无产阶级专政，否認社会主义，否認人民的一切，这一个道理是很清楚的。

在1957年，有些资产阶级右派分子曾经举起什么“自由”啊，“平等”啊，“博爱”啊这些旗子来反对社会主义。我们党内有些右倾机会主义者也很欣赏“自由、平等、博爱”的口号。他们生活

在二十世紀的革命的中國，而思想却留在十八世紀的法國。他們信奉的是法國資產階級革命時代的所謂“自由、平等、博愛”的口號，認為民主革命要實現的是這種口號，社會主義要實現的也是這種口號。這是完全不懂得什麼是馬克思主義，什麼是社會主義，而且對於各國革命的歷史，也完全无知。

法國資產階級革命時代所提出的“自由、平等、博愛”的口號，實質是什么呢？難道這些口號的實質不就是為了追求資產階級本身的利益嗎？不是為了保護和擴大資產階級的私有財產嗎？資產階級當時提出這些口號，一方面是为了反對封建貴族的特權，而另一方面，正是要求自己在劳动人民面前享有絕對的統治權。資產階級的所謂自由，實質上不過是要求有剝削雇佣劳动的自由，有做买卖的自由，有掠奪殖民地的自由；而在另一方面來說，就是劳动者只有被剝削的自由，就是殖民地人民只有被掠奪的自由。資產階級的所謂平等，在實質上，不過是要求买卖的平等，要求他們有剝削雇佣劳动的平等；而對劳动人民來說，他們只有在被剝削這一點上是平等的。資產階級的所謂博愛，在實質上，不過是要求把他們的剝削的觸角能够無限制地伸張到一切他們可能達到的地方，要求盡量地擴大他們的國內市場和國外市場，而對於被剝削被壓迫的人民來說，則是要求他們向資產階級的剝削感恩戴德。

馬克思說過：“勞動力的榨取者，在還有一塊筋肉，一根脈管，一滴血可以榨取的限度內，是決不會放手的。”<sup>①</sup>難道資產階級所謂“自由、平等、博愛”這些口號的實質不就是这样嗎？

馬克思主義者向來承認“自由、平等、博愛”這些口號在法國資產階級領導革命的時候，具有反封建的进步意義，但是，又不斷地指出了這些口號的極大欺騙性。馬克思主義者不但不會把

<sup>①</sup> 馬克思：“資本論”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364頁。

这些口号列入社会主义綱領，而且也不把它們列入民主革命的綱領。布尔什維克在俄国民主革命阶段的綱領即最低綱領是：推翻沙皇制度，建立工农民主专政的共和国，沒收地主土地，实行八小时工作制。大家知道，中國共产党在民主革命阶段的綱領是：推翻帝国主义統治，推翻封建制度，沒收官僚資本，建立以无产阶级为领导的几个革命阶级联合专政的共和国，等等。总之，不論是在俄国或中国的民主革命阶段，馬克思主义政党都沒有把“自由、平等、博愛”这些口号作为綱領。并且，不只中国和俄国，凡是民主革命还没有完成的国家，只要那里有馬克思主义政党，他們也都不会把这些口号当作綱領，而总是把那种合乎本国人民群众要求的具体斗争目标当作綱領，把人民夺取政权的问题当作綱領。到了社会主义革命时期，当然更不能把“自由、平等、博愛”这样的口号当作綱領。列宁在“无产阶级专政时代的經濟和政治”中曾說：“搬弄关于自由、平等和民主的籠統詞句，实际上等于盲目背誦那些反映着商品生产关系的概念。用这些籠統詞句来解决无产阶级专政的具体任务，就无异完完全全轉到资产阶级的理論和原則立場上去。”①

我国社会主义改造已經基本完成，但是，有一部分资产阶级分子还一直留恋着他們那种所謂“自由企业”、“自由經營”，农村一小部分富裕农民也仍然留恋着过去那种可以雇工、可以做投机买卖的“自由”。右傾机会主义分子对于这些资产阶级分子和富裕农民的感情和想法很欣赏，并且往往成为他們在党內的集中代言人。当着党的总路綫、大跃进、人民公社取得了伟大胜利，显然注定了资本主义經濟制度和个体經濟制度要最后灭亡的时候，右傾机会主义分子用资产阶级的“自由”观来反对社会主义，他們代表了誰的利益是很明显的。

① “列寧全集”第30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96頁。

平等的概念也是一样。恩格斯說得好，“无产阶级平等要求的真实内容，都归结为废除阶级的要求。任何超越于这点之外的平等要求，都必然要流于荒謬。”①我們的一些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所說的平等，在实际上也就是资产阶级所說的平等，他們所要求的，也就是富人和穷人平等，剥削阶级和被剥削阶级平等。这种說法历来是资产阶级为着保留他們的剥削制度和他們的特权，而对于群众的欺骗。

马克思早已駁斥过許多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者”企图利用“阶级平等化”的口号来减弱和掩饰阶级的对立。当他同巴枯宁斗争的时候，曾經指出：照字义了解起来，阶级平等化就是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这样固执地宣传的“資本与劳动的調和”。②十月革命以后，列宁不断地拆穿了那些资产阶级代表人和叛徒們用自由平等的口号欺骗人民的伎俩。他說：“工人和农民作为劳动者是平等的，但飽腹的粮食投机者和挨餓的劳动者是不平等的。”③在駁斥叛徒考茨基那一套“平等”胡說的时候，列宁这样指出：“剥削者不能同被剥削者平等。这个真理考茨基很不喜欢，但它是社会主义的最重要的內容。另一个真理是：在一个阶级剥削另一个阶级的可能性沒有完全消灭以前，决不能有真正的事實上的平等。”④

在地主资产阶级統治的社会里，統治阶级决不会給被压迫的人民以平等；被压迫的人民的任务是要推翻剥削阶级的統治，而不是要求什么“阶级的平等”。在以无产阶级为首的人民大众

① 恩格斯：“反杜林論”，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108—110頁。

② 見马克思：“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致国际社会主义民主同盟中央常务局信”（1866年3月9日）。

③ 列宁：“在全俄社会教育第一次代表大会上的演說”。“列寧全集”第26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328頁。

④ 列宁：“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列寧全集”第28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284頁。

經過革命取得政权而反动阶级成为专政的对象以后，在已經成為国家主人的人民大众和已經被打倒的反动阶级之間，当然也不会有什么平等。社会主义革命的任务是要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建設社会主义，彻底消灭阶级，也不是要求什么“阶级的平等”。在这时候，要求“阶级平等”不过是那种不甘心于灭亡的剥削阶级的一种叫囂。资产阶级右派发出了这种叫囂来向社会主义进攻，而右倾机会主义者則在党内响应这种叫囂。

即使在阶级消灭以后，在社会主义完全实现以后，要完全消除任何不平等，也是不可能的，这种提法也是反马克思主义的。恩格斯說得好：“‘消除一切社会的和政治的不平等’这句用以代替‘消灭一切阶级差别’的話，也是很成問題的。在各个国家、省份甚至各个地方之間，在生活条件方面总是要存在某种不平等，这种不平等将来可以减少到最低限度，但永远不可能完全消除。……把社会主义社会当作平等乐园的观点是个与‘自由、平等、博爱’这一旧口号有联系的片面的法国观点，——这个观点作为一定的发展阶段在当时当地曾是正当的，但是現在这个观念則象以前社会主义学派的一切片面性一样应当克服下去，因为它只能引起混乱，并且因为現在已經有了闡述这个問題的更精确的方法”。①

右倾机会主义者滿脑子堆了那些资产阶级的观念，他們在我们的队伍里面，实际上是以资产阶级革命家的身份进行活动，而不是以无产阶级革命家的身份进行活动，不是以马克思主义者的身份进行活动。他們虽然是党员，但是，由于他們的资产阶级世界观同无产阶级世界观是对立的，由于他們怀抱着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在平常的时候，他們总要闹别扭，常常不遵守党的

① 恩格斯：“致倍倍尔的信”，1870年。“马克思恩格斯文选”两卷集第2卷，莫斯科外文出版局1955年版，第40—41頁。

紀律，不照顧黨的團結和大局，而一遇到大的緊急關頭，一遇到什麼風吹草動，他們就要起來公開反對黨的正確領導。

現在的一些右傾機會主義者，他們和黨從來就存在着原則的分歧。在民主革命時期，這種分歧主要地表現在革命方法上。但是，到了社會主義革命時期，問題已經不是革命方法上的分歧，而是要不要革命的分歧，在社會主義革命基本完成以後，是還要不要把社會主義革命進行到底的分歧。毛澤東同志和党中央堅定地領導社會主義革命進行到底，而相反，右傾機會主義分子却在實際上要使資本主義制度復辟，要為資本主義制度復辟開辟道路。

當1957年資產階級右派向我們進行猖狂進攻的時候，毛澤東同志這樣指出過：“修正主義，或者右傾機會主義，是一種資產階級思潮，它比教條主義有更大的危險性。修正主義者，右傾機會主義者，口头上也挂着馬克思主義，他們也在那裏攻擊‘教條主義’。但是他們所攻擊的正是馬克思主義的最根本的東西。他們反對或者歪曲唯物論和辯証法，反對或者企圖削弱人民民主專政和共產黨的領導，反對或者企圖削弱社會主義改造和社會主義建設。在我國社會主義革命取得基本勝利以後，社會上還有一部分人夢想恢復資本主義制度，他們要從各个方面向工人階級進行鬥爭，包括思想方面的鬥爭。而在這個鬥爭中，修正主義者就是他們最好的助手。”<sup>①</sup>毛澤東同志這個指示說明了：在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時期，為什麼右傾機會主義是我們黨內的主要危險，為什麼我們必須對於右傾機會主義者進行嚴肅的不調和的鬥爭。

這次我們全黨正在進行的反對右傾機會主義的鬥爭，是一

---

<sup>①</sup> 毛澤東，“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29—30頁。

次意义重大的斗争，它关系到我們國家的命运，关系到我国社会主义的命运，因此，必須認真进行。要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首先必須把这次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进行得彻底。一切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不應該在离开党的道路上越走越远，他們該是到猛回头的时候了。認真接受毛泽东同志和党的教导，接受同志們的帮助，彻底改造自己的资产阶级世界观，回到党的总路线上来，这是他們的出路。而一切共产党员在这场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中，在这场保卫党的总路線的斗争中，也要下决心进一步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进一步提高自己。我們的革命是不间断的，我們的思想革命更不应当停顿。彻底批判资产阶级世界观，建立和巩固无产阶级世界观，這是我們經常的任务。

（原載“紅旗”1959年第22期）

# 又紅又專的問題 是世界觀的問題

胡錦

为了发展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設事业，我們需要一支强大的科学技术队伍，需要一批有高度水平的杰出的科学家、发明家和其他技术专家。对于这样一支队伍，我們的要求是又紅又專。社会主义建設所需要的专家是同工农群众密切結合的、树立了无产阶级世界觀的、能够掌握现代科学技术的专家。这是我們的一切专家所应当走的道路。沿着这条道路，十年来，我国的科学技术队伍已經迅速成长起来。許多从旧社会来的老专家，逐步地改变自己对工农群众的态度，逐步地抛弃资产阶级世界觀而开始接受无产阶级世界觀。大量的年青人，在新社会中，直接在党的领导和培养下，已經和正在使自己成为具有某一方面特长的专门人材。还有不少党的干部，过去多年参加革命，对于自然科学和技术本来是门外汉，但是在近若干年来，根据党的分配，进行了科学技术方面的工作和学习，經過刻苦努力，也开始具有某方面的专长。这都是很可喜的事情。当然，这几部分人都应当繼續用“又紅又專”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使自己在政治和业务方面都不断地进步。

在我們的科学技术队伍中，年青的一代所占的比重当然会越来越大，长期进行革命斗争的干部成为社会主义建設事业中

的专家的人也会越来越多。在年青一代人的身上，旧思想的负担，一般說來，总比从旧社会来的老专家少，他們又是在新社会中受到革命的教育而成长起来的。但是許多事實證明，他們要解决又紅又专的問題，真正建立起无产阶级世界觀，彻底地、毫不动摇地站在无产阶级的方面，仍然需要經過很大的努力。就是那些多年从事革命工作的干部，在努力使自己成为专家的过程中，或者在成为专家以后，如果以为自己在紅的一方面的問題已經解决，不需要再注意这个問題了，那也会在政治思想上走到錯誤的道路上去。所以每一个在科学技术方面的专家，不管他过去做过些什么工作，在任何时候都不能忽略了紅与专必須結合的这个根本道理，都必須警惕自己不要陷入所謂“只专不紅”这个錯誤的倾向。

多年参加革命工作之后又从事科学技术方面的工作的同志，絕大多数都是能够按照又紅又专的要求而努力的。他們深切地感到，自己是承担了党所指定的一个严重任务；既然在党的安排下取得了充分有利的条件来学会新的本領，那么就應該发奋努力，完成这个任务。在有了任何成就的时候，他們并不驕傲自滿，只是因为自己有可能进一步更多地承担党的任务而高兴。他們也充分意識到，作为共产党员在科学技术战綫上的責任，除了自己努力学会新的本領以外，还应当成为在这条战綫上执行党的路綫、政策的骨干，因此他們努力在政治上提高自己，力求用无产阶级战士的模范行为来影响和团结周围的人，并且向各种錯誤的倾向作斗争。这种态度当然是完全正确的。但是也有很少数的一些人采取了相反的态度，他們以为自己有了业务上的一些成就，就可以向党向人民闹独立性，他們不把这些成就看成是党和人民培养出来的，他們驕傲起来，把成就完全归于自己的名下，迷恋于名誉和地位。这样，他們就把紅和专割裂开来，开

始脱离作为无产阶级专家的又红又专的正确道路。

为什么有些同志会走上这种错误的道路呢？可以看到，犯了这种错误的同志，即使过去多年参加革命，但是并没有真正彻底解决他们的世界观问题，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资产阶级的自由主义这些同无产阶级世界观相对立的观点，还深深地埋藏在他们的灵魂深处。这种错误的思想既然还存在着，那么只要有了适当的条件，好象某种毒菌在适当的温度湿度下，就会滋长起来。在我們現在过渡时期的社会中，同资产阶级的思想、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习惯势力作斗争，还是一个长期的任务。资产阶级思想通过各种不同的孔道向人們侵袭，不健康的人很容易在这种侵袭下被俘虏。当然，如果他們不是参加科学技术方面的工作而参加了别的方面的工作，他們的错误同样也有可能发作起来。但是應該指出，在作为科学家和技术专家而活动的領域內，往往能够提供便利于这种毒菌滋长的条件。因为，这方面的工作，就表现形式看来，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带着个体劳动的性质，而且在这个領域內，资产阶级的传统影响很深。

列宁在談到知識分子同无产阶级的纪律性相对抗的特性时，曾經这样說：“作为現代資本主义社会中特殊阶层的知识分子，他們的特点，一般和整个說来，正是个人主义和不能接受纪律性和组织性；……知識分子的这种特性是同他們通常的生活条件，同他們在很多方面接近于小资产阶级生存条件的謀生条件（单独工作或者在很小的集体里工作等等）有密切联系的。”<sup>①</sup>列宁又引用了考茨基在他还是馬克思主义者的时候对于知識分子的一种分析。考茨基把知識分子的生活状况和劳动条件同无产者做了个对比，他說：“无产者在他还是孤零零的个体时是没有什么力量的。他的全部力量，他走向进步的全部能力，他的

<sup>①</sup>“列寧全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59年第一版，第266頁。